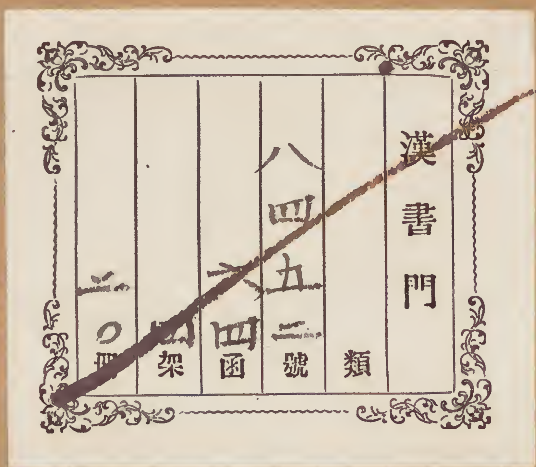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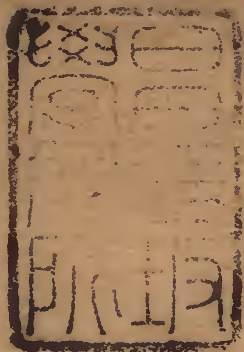


談經苑

四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2
冊數	20 (20)
函號	277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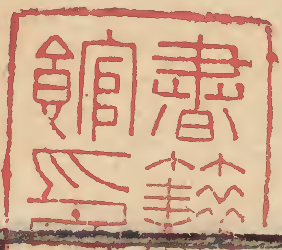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談經苑卷之四十

淺草文庫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鄒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達

廣陵陳爰詠 全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

談經苑

卷之四十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
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
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
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
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
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之
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講錄云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一而不在所
愛之中者此却以民物為不愛何也曰以理而論親與
民物雖皆所當愛以分而論親與民物不容無差等故

民是所愛以之比親親尤所愛者而民又所不愛也物
是所愛以之比民民尤所愛者而物又所不愛也如一
身之間心是大體所貴者也耳目口腹是小體所賤者
也愛之養之亦自有差等亦總是一體也明乎此則知萬
物一體之仁矣又云以土地之故而死其民以民不
勝之故而又死其子以民視土地土地所不愛而民所
愛者也以子視民民又所不愛而子弟所愛者也此之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又云孟子不只為說惠王
乃借他一人喚醒戰國諸君也

春秋無義戰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漏戰耻伐喪而榮復讐柰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故謂之無義戰也若春秋之于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致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漏戰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

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籍非精義達思者其孰能知之困學紀聞云春秋書侵者十五有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蘓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

諸侯兵爭之罪 原旨云春秋書戰自戰即以至戰艾
陵凡二十三書伐自鄭伐衛以至楚公子申伐陳凡二
百十三 講錄云此是說春秋之經春秋每于諸侯之
戰無有以為義者彼善於此總見無義戰云

盡信書

論衡曰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于竹帛上者皆賢聖所
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
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古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
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 又云古
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一經之實傳遠聖人質故謂之

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苴取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
成為寶 陸象山先生文集云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
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
於武城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
過耶嗚呼非也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
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如皆不合於理
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也又可必信之乎古
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
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于身外
無益于人敗事之談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

通于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蠱者有之彼醫之良者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藥之不辯而以病者槩試焉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居士集云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亂雜之說所以尊經 容齋三筆云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太王居邠猶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

烏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伐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西溪叢語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讀書錄云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舍間失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靖脩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数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講錄云此書字不獨指書經凡百紀載之書皆是下獨言書經武城

言終身
者以一武城見書經不可盡信以一書經見他書皆不可盡信也 書大傳云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乎武王 新書曰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應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保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蹠之蹈其腹履其腎履其肺踐其肝周武王乃使之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擗帷而入提石投之者猶未已可悲也 諸葛亮集載劉禪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華陽

國志曰武王伐紂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弇州劄記曰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輔惡者百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爭者也內亂而自為敵衆訐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孟子云然者語兵之難也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者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而發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子之意可見矣客

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章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
註本章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
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速而小註六經
誤其過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
萬流血千里武城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
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
國之君以此籍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
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
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邪

有人曰我善為陳

講錄云此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下則

陳善戰

也又云國君好仁者平日是發政

足弔民

伐罪故天下歸之而無與為敵既然

有善陳

善戰者亦無用矣 大全雲峯胡氏

引書而

言則可知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
章亦兼承而言一章以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
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
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梓匠輪輿

管輅別傳云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

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 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舍規矩以成巧無是理也 大慧語錄云先德所以指示一

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自證自悟匪從人得 初問云規矩者為方員之器也制器之法至此而窮故匠氏之教亦至此而窮匠氏之可授止乎此則學者之可傳於匠氏者亦止乎此巧也者神游於方員之中而妙溢於規矩之外者也學者之自得然也匠氏安能與之乎規矩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者自力而已矣

舜之飯糗茹草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

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
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朱子語
類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廣韻從女
從果者亦曰侍也 淮海近語云貧賤若望他日之富
貴則貧賤若不能終身富貴若思往日之貧賤則富貴
必非固有看大舜兩個若字此心只是一團天理與富
貴貧賤有何干涉 初問云人之貧賤者未嘗不希慕
於將來而驟得富貴者亦未始不動心於一旦皆不憚
貧賤富貴之極而然也何也未見乎道則外物得而輕
重之也舜飯糗茹草貧賤極矣為天子富貴極矣方其
貧賤時絕無希慕富貴時又絕不介意世間更有何事
可以搖撼得他此其為心常定常靜至真至固巍然如
高峰大華盤踞蒼冥任其春去秋來雷轟雪霽開者自
開落者自落翔者自翔下者自下襟然吾前而吾之壁
立萬仞者凝然不動舜之心體完矣哉此其謂之無聲
無臭不覩不聞之體一物不着一毫不蔽清淨虛明照
破千古矣孟子善言舜也夫 原旨云舜之一身自其
後日之富貴而言則貧賤非其所終身自其前日之貧
賤而言則富貴非其所固有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其斯
以為舜乎世有一貧賤而幾不可生一利達而侈然自

肆者亦淺淺乎為丈夫矣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
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
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
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
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古之為關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
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

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
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身不行道

荀子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
亂 徐幹中論云君子口無戲譁之言言必有防身無
戲譁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
不可得而欺也如此不喜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
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
謂也 文選張茂先曰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
則同衾以疑 龜山誌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

案劉郡人物志
有云歐人者易
手而自歐也意
正與此合

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廣

弘明集引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垂常則

妻子背叛 說儲云陳萬年之教不能行于其子咸崔

烈之校不能行于其子鈞萬年教子以論烈以銅王衍

患妻郭之貪戾而不能禁也乃謂郭曰非但我言不可

李陽幽州刺史京師大亦謂不可刑于之謂何而必假

李陽一言為重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周於利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

以亂之若去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

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

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

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知

新日錄黃葵峰曰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識到

者見得義理的也守到者執得義理定也氣到者任得

義理強毅也三者俱到方是周于德也故邪不能亂三

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

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

之倒執手板是也又其大者知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

在戰國真如白壁在泥塗終不能令其點汙也

言絲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好名之人

管子曰鈞名之人無賢士為其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人物志曰夫名非由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也晉書華云問譚曰諺言人之相退而實從事章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銖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大全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

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飭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顏氏家訓曰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意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

炎平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言終
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于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順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宋史陳垣傳史彌遠召垣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不信仁賢

晁錯新書云善為治者士實於朝野 大全南軒張氏

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燦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三王之所以治不越是矣 疑問云三段語平而叙有次第信仁賢信字極下得好信信任也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構之謂信 講錄云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也信字又是任仁賢之本彼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為之司會

計者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又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也則人孰不為盜哉 名奏菁英云張震之去西省一空王十朋之去臺列一空王大寶之去諫苑一空金安節又去矣是瑣聞又將一空也

胡銓

不仁而得國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義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不必皆害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矣其得也實以速其滅亡耳 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 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屈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初問云國有強弱不同且不過僅一國耳襲其主則國可得矣故不仁之人或有得國者天下則強弱異勢人心最衆而異齊得乎此不能不失乎彼勢也不仁可以得天下乎欲得天下當法三代曰仁

民為貴

新唐書劉蕡曰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 大學衍義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為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 困學紀聞云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

貴 朱子語類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一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真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 疑問云民為貴三句大意一串說下當時君人者輕其民與社稷而自恃威重獨壓於天下曾不知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社稷亦為名而立君特為民人社稷設耳故說得丘民之心者可以為天子諸侯一雷其民將危社稷其君可變置焉即社稷為民禦災捍患食民之報一不能為民

樂災捍患社稷亦可變置焉君變置以民以社稷故社
稷之變置又以民故則民誠獨貴于天下社稷次之而
君為輕君固不可自恃其重而害其民丘墟其社稷也
此通章之意原流徒互相闡發非各為分釋各一節各
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者之心矣 譚苑醍醐云
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
夏歆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歆變置社稷
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
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
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為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
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集註八蜡案呂希哲
雜記云八蜡者先嗇也農也郵表也啜也貓也虎也坊
也庸也先儒以猫虎合為一而昆虫為八之一皆非也
詳見郊特牲

聖人百世之師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於二子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乃一旦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初問云師也者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中者也聖人行造其極不特為一時之師乃百世之師清和之風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聖人行造其極而然也

不至乎極安能風動後世使之曠世相感耶觀後世則生同其時而親炙者遷善敏德又有甚焉者矣所以夷惠為聖人為百世師 風也者造化嘘太和之氣而生養萬物者也故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一披拂而天地間生生之意四達功力俱忘神且不測乃聖人猶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聞之者不猶萬物之鼓於其風勾萌而甲折者乎惟聖人可以當之神妙可容言哉

仁也者人也

劉熙釋名云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 朱子語類云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 初問云合也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 仁者生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但人而離仁則道不可見若相合而不相離居然降衷之初仁非在內人非在外仁非形而上人非

形而下理氣相依形神俱妙彼此融通渾然合一則日用動靜無非當然之則謂道不在是耶 仁也者不觀不聞者也得是人則觀聞之妙出焉而不倫于窳然之虛人也者有識有知者也得是仁則知識之用精焉而不徒為塊然之質仁至此而生生之理流矣人至此而形骸之私化矣故謂之道仁到活動處人到不為血肉之軀處方是道 海蠡編云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矣况復求之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

吹劍錄云或問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於鄭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如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受飧反璧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鄱陽校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稽大不理於口

荀子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藥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論衡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徐幹中論曰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又曰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之刺閭乎此者也劉子新

論曰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
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
之稱武有殺主之譏以夫二儀七曜之尊不能無虧診
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由此觀之宇宙庸流能
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
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于千里飛價於侯王者誠不
足傷其大美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按此則憎當
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為士多為衆口
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為誤 講錄云士憎茲多口
以士不同於流俗也 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

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者易汚亦是常理故
曰無傷 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為二
聖人作也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舉文王以該在上之
人然則在下者惟患不為孔子耳群小之愠何傷乎在
上者惟患不為文王耳愠之不殄亦何傷乎 學殖解
云為士者往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論語屢憎於人也
原旨云此見孟子之善說詩蓋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
故孟子於二詩一則曰孔子也一則曰文王也能得聖
人之心而又不失詩人之旨此孟子所以為通於六經
也雖然豈惟孟千古之說詩者皆然觀之記傳可見漢

世韓嬰猶得此意至于後之釋詩者乃以某詩為某人
之作某詩為某人之事于是論詩者皆泥而不通不惟
詩之音響不傳而義理亦晦矣

賢者以其昭昭

虛齋蔡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
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講錄云昭昭者明明
德也使人昭昭凡其條章約束皆自明德中來必當乎
天理合乎人情其從之也必矣昏昏者使人昭昭忘自
責而徒責人耳條章約束與人情天理相違必多感之
無道矣誰則應之乎故論治者貴知本

山徑之蹊間

大全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
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
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新安陳氏曰學
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
皆塞禮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其
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
陋窒塞可見 羣書瓊敷曰邪道曰後步道曰徑 講
錄云山徑之蹊是人行處行之少頃而路即成少頃不
行而茅即塞都只在頃刻之間不待於久然則理義之

心何以異此 吾人此心得之於天至潔至淨至平至坦初未渾未知有欲也及情實將開之時乃有纖芽嫩蘖伏其中矣此時若覺悟治之於蚤猶可為也使或不覺或覺而不治姑息容留日復一日則榛蕪四出荆棘橫生鷓鴣巢其上而虎蛇穴其下矣其初之至潔至淨至平至坦者安在耶須是勇猛下手芟除斬伐盡去其根絕得復故若悠悠蕩蕩去之不盡則潛滋暗長不旋踵而又塞之矣

禹之聲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一尺許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 講錄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高子是總衆樂之聲說追蠡只說鐘者樂以金為聲作樂者先擊鐘鐘紐欵絕疑是作樂而擊鐘者多也禹之鐘紐欵絕以其日久用多所致猶城門之轍跡深以其日久車多所致也文王則未久而未多矣可以此而議優劣乎 群碎錄云追蠡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画家澹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追蠡言禹之鐘欵文追起處剝蝕也今孟子趙岐註非 疑問云城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蠡一句禹鐘之追之蠡非一朝之故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如文王

又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不可以城中之軌喻文王
城門之軌喻禹城門車所必由城中車可散行有所不
由者以所不由者喻文王是文王之聲誠劣于禹之聲
也要辨得明 學殖解云一車四馬有两服有两驂夫
是可以稱兩也注疏國馬足以行車公馬足以稱賦亦
非其義

齊饑陳臻曰

盱江何坦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
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愍然立視
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

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

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百川學海

語溪宗輔錄云齊人之所

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
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
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
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何如豈
徂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 講錄云齊王之政
負嵎之虎也國人之望馮嬪之迎也復勸發棠是亦攘
臂下車者矣衆人固悅之也其如士君子之笑何哉
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言系列
卷之四
三
向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前士則之後乃為士者笑之
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間居
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米切古不音符容切
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一口之於味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
焉故君子不說性俱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
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經子臆解云大率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生俱來人
人俱要如此全無做作此非性而何但只為得之不得

有一命在人心惟危若不曉得有命而一味以為性之
所有其勢必至求所不可必得夫人潰道義之防而恣
一身之欲只謂太認一性字故君子於此必以命勝之
不言性也至于仁義禮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本
自相屬的如何却言命譬如仁必通於父子而舜之遇
瞽瞍却便是命不好如註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豈
不與吾說相合第不當復云氣稟耳聖人之于天道何
以同於仁義禮智蓋天人本自相通凡人入理不盡故
天道不屬若聖人之至也故天道屬焉又何以言命如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急切感格天地不動此

性命合一指出
子與未發秘密
較湛氏更廓徹
矣

李張美四書纂
命也句註賦於
命者所稟有厚
薄清濁愚竊疑
之所稟之厚薄
清濁固是命然
詳在此處將說
此仁義禮智分
數有多有少了
下說有性為一
句便自不通愚
謂此個命字當
主遭遇不齊說
之稟賦也如舜
之仁遇者替稟
商均孔孟之義
遇者春秋戰國
禮不得展於佳
賓主之前智不
得操彭殪之柄
聖人不得居裁

便是聖人命不好處然父子天性君臣賓主賢否亦然
聖人畢竟與天通的皆是一點性靈至處道心惟微偶
因相通不來便委之於命而不反于性所必有必通處
安得為人倫之至故君子於此必以性勝之不言命也
金臺商訂云聲色味安通於命則嗜慾莫非天機仁
義禮智盡其性則天道渾是人事 尚友軒臆言曰此
孟子辨時人論性命之非蓋性者命而已耳目口鼻四
肢有物有則是曰天命之性彼形氣之私豈性之謂哉
命者性而已仁義禮智天道民有恒性是曰維天之命
彼氣質之殊豈命之謂哉可見性命純以理言認氣為

命胥失之矣 初問云此章教人于耳目口鼻處不要
看得太粗於仁義禮智亦不要看得太精總是一箇俱
在人身孟子因人認作兩件其心于欲而暴棄乎理
故合而言之 知新日錄徐匡嶽曰此正孟子深于性
命處蓋真見其無二而各就人分別之乃直指出原頭
以示學者知所歸宿耳何也天地間理與氣二者固混
不得其實亦析不得要知流行莫非氣而主宰之者只
一理自天界之曰命自人受之曰性揔之理與氣合者
也衆人只見其氣不但聲色臭味安佚欲之與形俱生
者謂之性即仁義禮智天道之本然者亦隨氣低昂且

性字

成輔相之位豈
不是命祇載克
諧性之仁可盡
也轍環列國非
堯舜不陳性之
義可盡也久而
敬之禮別淑慝
性之禮智可盡
也致中和位天
地育萬物聖人
性分內事可盡
也遭逢愈厄而
所以求盡其性
者愈力而不衰
是君子不謂命
也

舉而諉之於命皆從流行言也若從主宰言之聲色臭
味安佚也獨不曰天則有一定者乎是命也而仁義禮
智天道也獨不曰民秉有常然者乎是性也彼君子者
非能外人之耳目口鼻四肢以日交接於君臣父子賓
主賢否之間然而仁至義盡禮恭智周一一與天脗合
焉何哉欲以理節氣質之性弗性也人以天勝氣稟之
命弗命也彼誠見夫真性命頭面超於形氣之上而真
通於天載之微只一意向主宰歸宗而區區氣化流行
若弗與故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三句孟氏之論蓋
昉於此正合一之旨也所謂達天之學也 楊用脩曰

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
則互合 梁簡文帝曰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浮染
則千紀莫歸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鼻根耽染
六蘭流連百和舌根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
珍之味身根頑觸唯貪細軟所以象簞清潤遨遊于夏
室重衾狐白溫煦於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鷓首翠
樓去來有託 螢雪叢談云陳洪範問艾軒先生聖人
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答
云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義則一
樂正子何人也

言終
卷之四
三
曰義云善是資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樂正子資質本有可欲之善而無可惡之惡是箇善人若誠一不足則善無根基又枉了這好資質了他却又心無虛偽這善是根心的又是信人若從這上加學問之功擴充此心而使善至於積實不只是天資之暗合則天真內啓而百順咸集內外充實而美在其中矣夫是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者善誠諸身則形著而明自不容掩這所存德為天德業為王道不復可以一節名徧長目夫是之為謂大大而化之一理自運而已其大也無迹夫是之謂聖聖也者有心而無心者也無心則不可知夫是

之謂神所謂神無方也樂正子二之中天資心地俱好本是作聖根基但學問之功未加未能臻美大聖神之域耳故曰四之下也大抵天資好的人若學問之功未加則善為影響而信非所信樂正子之從子子敖蓋以此也 信處只是有此實心說不得是誠到充實處乃可以言誠所謂曲能有誠也中庸從致曲而至于化亦此意 夷清惠和皆可得而知若孔子聖之時便知不得 原旨云學到有諸已處便是脚根已穩不至僵仆從此至充實光輝大而化之皆自此有諸已者充去以漸而進之不難矣充實之謂美朱子曰既信之則其行

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
滿于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
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朱子曰
美能充于內而已未必能發于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
則其善之充于內者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
睟面盎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
文明是則所謂大也程子曰以瓦礫積之雖如丘山無
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
輝大而化之之謂聖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也猶未
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

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冰凍釋混然無迹是
則所謂聖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之所謂神化
即心之精神所出入周流者也不然何以謂之不可知
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
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
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新安荅問朱明之
問可欲之謂善黃莘陽曰可欲者即欲當其可之謂可
欲者欲之無欲其所不欲斯善矣澹園曰欲字所包者
甚廣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從心所欲不踰矩
皆聖人之真欲也真欲則可非真欲則不可金陵荅

問澹園曰信者實有諸已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已矣此信一真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次而升自階極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登位此必不得之數也所以一信最難 晁氏客語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已斯信有諸已矣然後充實光輝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已 荅問集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認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箇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于起手處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于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 海蠡編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

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在也至于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物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向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耳 王荆公曰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盛業則所謂大也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今之大體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程子云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然否曰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一等神人也

逃墨必歸於楊

西疇常言云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歸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乎 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聞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

言終
卷之四
三
眡夷狄也世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孔子不過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
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于不得已然亦辭
費而力殆矣 口義云逃墨逃楊是在楊墨之道上去
不得如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安其教之類墨氏之教勞
身以役神學其教者不勝事物之苦必思所以自愛其
身故歸於楊楊氏之教嗇精而自愛學其道者事物上
通不去然不以外物撓心則靜虛之中其心將有開悟
處故歸於儒歸斯受之者聖賢之於異端與其心而不
攻其迹如孟子之於夷之示之以一本至情而不攻其

教之非也蓋彼之叛而去者心之迷也逃而來者心之
明也不於其迷處捄正之而於其明處容納之此聖賢
之所以為善教也今之於楊墨辨者政治之而已矣束
縛之而已矣寧知此道乎故以追放豚為喻 疑問云
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
外今反而歸如游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的人如何
不受得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
他說也蓋收拾游蕩之心止有憐憫誘掖令深其悔堅
其志不復向外走一着庶可望其安心服業耳若更咎
責之束縛之其幾不復生外志乎故知閑而距之者絕

楊墨之外來入而不招者收歸儒之內向

有布縷之征

管子曰欲為其國者必重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 南齊書蕭子良曰守宰設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常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息微紓民命 陳潛室木鐘集云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黃葵

峰曰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 周禮小司徒均人云凡均地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日中年則公甸用二日無年則公甸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之征與 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

諸侯之寶三

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

言
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講錄云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此三寶者當時諸侯亦知之而不深知寶已之土地却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反啓乘凌之釁也欲寶土地須先寶人民欲寶人民須先寶政事政事得宜便民心一而土地固矣然此三寶又以寶賢才為先寶珠玉者闇之極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寶安在耶
益成括仕於齊

講錄云人須要聞道聞得大道時便知以天下為度其作用出來自然有大經濟大規模小有才而未聞道者為才所使恃才妄作必不免于殺身故與其有小人之才寧無才 看來才亦不論小大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箇大才的人却每每露才取忌若非神宗優容則怨望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文士傳孫登謂稽康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新唐書史臣曰姦人多才未始不為
患故鄆舒以雋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
者邪

孟子之滕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趙岐曰上宮
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日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新唐書陽城傳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
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
郭馱訛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
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

之席不拒曲士 陽明子曰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于
學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
者寧不欣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
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于此而求其真者耳辟
之淘金於泥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十九然亦未能
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聖賢其皆此意也歟 虛齋蔡氏曰教人者
當各因其才自不得不別其科條以教之如孔子四科
亦是夫子之教自有此等名目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
者設科之意如此 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今

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不善子以是為竊屨未
與是指從者來字竊意與下文來者不拒之未字皆同
蓋不為竊屨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來矣一說館人
之意謂自門墻而去者不追望門墻而來者不拒苟以
求教心至即垂攝受是以徒衆猥雜容或有竊屨之事
也

人皆有所不忍

朱子語類云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
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
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

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
然 大全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
達之海克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
如擴而克之之意 淮海近語云不忍不為此真心也
達之於所忍所為擴克此真心也至仁義不可勝用無
所往而不為仁義真心擴克而此心之全體得矣仁則
統體義有萬殊故精於義之至然後成仁所以又以爾
汝之實言不言之飭示以統類至義之盡而仁之體統
無不盡矣 荅問集云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克字
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克之

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
之一也充無欲害人之心則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
也哉充至無受爾汝以及餽人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
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
智信皆仁也 口義云害人與穿窬是人之所必不忍
必不為者至于爾汝語默之際又人之所易忽者充其
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至于爾汝語默之際無一而
非此心是乃所謂以其所不忍達于所忍以其所不為
達于所為也蓋害人與穿窬皆所不忍不為而隱忍爾
汝之稱以語默餽人則其所忍所為者故舉此以見例

聚岡講意云人能無穿窬之心實該下二條蓋謂之
曰充無穿窬之心則貪昧隱忍與佞隱默之事皆在
所不可為矣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耳穿窬事顯
無受爾汝則較密矣至於言餽益細密矣雖一節密於
一節而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下二節不過指出所謂
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 大全朱子曰看來實字對
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
然反之于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
汝之實也若我身有不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
自有所愧矣 說儲三集南華經老子曰昔者子呼我

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林廡齋口義云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訛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孟子不曰無受爾汝而必曰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所謂再受其殃者庶幾免矣 東坡曰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于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 孟子以為聖人之道始于不為穿踰而穿踰之惡成于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踰者雖穿踰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 講錄云飭人以言飭人以不言此是最細處人多不覺者故又說出來此類都是心上不光明纔不光明便不是義故曰皆穿窬之類也充義之學愈說愈細愈充愈精細微處且不為之况其粗者乎又况其甚者乎義到極盡處仁亦到極盡處矣寧有二學乎哉 孟子測曰以言飭之以不言飭之何以為穿踰之類也以其有心於窺伺也窺伺之心盜心也必盡去如此之心然後為能無穿窬之心也義之盡也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原旨云此章足以見當時之學術如告子公孫龍之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子列子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虛皆非所謂善言也。如楊朱之為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為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為無體皆非所謂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辭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之所能及矣。幾問云近遠博約字不必細細挑剔孟子意專重在近與約二段觀下文自見人病舍其田一節最難體貼然只說得箇舍已而務博必無以平天下病舍其田而共人之田句是影語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緊緊頂上說見得天下事當先自任于已求人重自任輕便顛倒決不可行所以說道之善在守約而施博知得道之貴約則知言之貴近通章意自了矣。淮海近語云善言善道不是兩截以心明道為善言以心體道為善道下指出君子之言與守亦非有異于人言乃衆人之庸言故不下帶而道自存也行乃衆人之庸行故脩其身而天下自平也。然言行雖是一道畢竟言非難守難故下文單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以見不可求人重而自任輕蓋明道不若體道之為真而教人不若

言終身
卷之四十一
備已之為急也。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二
程類語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于一帶
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李夢陽日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
視上于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
善言。大全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
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任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
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堯舜性之也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汎論性
反之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
以為湯武者，亦不外是矣。松原會語云：從頓入者，即
本體以為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兢兢，保任不離，性體雖
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
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
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
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脉望云：孟子曰：湯武反之也。
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便成堯舜，道家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

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必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
脩而復之脩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
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
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而非為生
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自是所性之
蹈履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
謂性者事行法以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
的端端正正有箇規矩準繩在行法俟命是於此理之
端正者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
所謂順受其正者所謂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異於性
者哉註非有意而為非有所為而為句好必信之必
非期必之必不期必而自致也正行之正字即勿正勿
忘之正字荀子曰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
其中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
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其中焉方皇周浹曲得
其次序是聖人也講錄云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
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更
不消說盛德之至不是推由只見得自然意禮是天理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的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
故雖周旋亦中禮也石渠意見拾遺云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哭死而哀
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
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
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
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講錄云法即性之作用處經
德言語動容哀樂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行法
以俟命者是惟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吉避凶也性
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反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為有意
者猶待脩為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為者則卒歸於功利
而不足以復性矣

說大人則藐之

大全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于說而言如曰見大
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
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
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 莊子曰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
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
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講錄云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

魏食前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
在大人者我皆不為而在我者皆古聖人之制彼以富
貴我以德業彼以名利我以文章吾何慚于彼而亦何
畏于彼 胡氏傳家錄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
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
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
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
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
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
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
真可謂大丈夫矣 長松茹退憇憇子曰孟軻見王公
大人則恥之恥之也者有心乎無心乎如有心非能渺
人乃自恥也如我無心奚用恥為彼王公大人一觸無
心之人將忘勢之不暇何待恥之然後使之服邪故曰
飄瓦撲人人不怒虛舟觸人人亦不怒知其無心故也
君子懷道而遊于諸侯之門苟不以虛心應之則無所
不至矣 鴻苞云夫物應以無心則順有心則逆逆則
安排中有餘則氣下不足則怯怯則勉奮說大人則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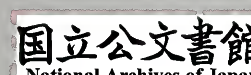
之則者安排也藐者勉奮也此非孟氏之語也王侯所
養朱門蓬累浮雲接之爾而何則而何論而何藐

養心莫善於寡欲

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文子
云去其誘慕除其嗜欲 朱子語類孟子曰其為人也
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数其為人也寡
欲則人欲分数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
天理分数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数多故雖有
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数少也 呂吉甫
表曰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

此語是子與宗
古談名理至此
口是香象渡河
既徹底

口義云寡欲對無欲說聖人無欲賢人有欲而能制之
戒懼謹獨心常作主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動于心者
都以道制漸漸輕省便是寡欲不是十分欲去了七分
猶有三分在也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出便是
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
盡去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
命之性能此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為
多欲者調停目中固着一塵不得 清淨經曰夫人神
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
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白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



不能者為心未澄歆未遣也 了真經曰寡歆心靜忘
情累輕 三茅真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在
裡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荀子曰養
心莫善於誠 讀書鏡楊升菴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
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 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
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
益蕩也若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 朱良
矩嘗云大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
才戲語亦有理也

魯暫嗜羊棗

疑問此要重曾子不忍二字父没而不能讀其書手澤
存焉耳母没而不能飲其柘捲之器口澤存焉耳亦是
此意 講錄云諱名不諱姓況說不專指父的姓名姓
所同者稱之而不嫌名所獨者稱之而有礙以此諱名
不諱姓瞻炙所同者食之而不覺羊棗所獨者食之而
不忍以此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孔子在陳曰

疑問云此要識聖賢轉移世道之機惟在開明人心以
消其邪慝蓋此道在人心大公至正經常不易是堯舜
嫡傳孔子邪望中行以繼其統全是此意中行不可得

而思及狂獯庶幾哉振振有為可以造就耳無端生出鄉原來不狂不獯闡然為媚世之行迹其心術真極奸猾之尤者而却潜匿於吾黨中不若外來之邪說可昌言以肆其辯君子思絕此亂德之害只是反經一着歐陽子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此是孟子一章大意講錄云自孔子在陳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獯之意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至斯無邪慝見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取狂獯者以其雖未至於中道而猶可進也惡鄉原者以其雖有似乎中道而實則害中也一進取不忘其初正說狂簡之為人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是略於事初之所為必有不是處不能改是不忘也知新日錄李九我曰吾黨之士狂簡猶云吾黨狂簡之士蓋狂簡是當日所目以為狂簡者也進取不忘其初言其進取向上之意猶如往日是取他的意或以進取為狂不忘其初為簡非是人物志云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狹隘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體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五刻窮抄云勿說壞次字猶言不得臥龍故思鳳雛也與論語生而知之章二次字俱往好處說次字從進

取有所不為來 講錄云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其
志嘐嘐然者志之高曰古之人古之人者言之高夷字
後高字生來未湏責以高者只平平就其行考之亦不
能掩其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
明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
者聖門學者必中和合德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
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狂獯也 雲門會語
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踈目肯高而韻遠不屑彌終
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亦其心事
光明特達略無迴護蓋藏之態可幾于道天下之過與

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于中行
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
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
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皆
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
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此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
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
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
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愿之為人忠
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

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于危微
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
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
名于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
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
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
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
始有違心之行狗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
采乃言曰載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

義格套上惟于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譬之秦鏡之燭
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石渠意見補缺以為曰何以
是嚶嚶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嚶嚶
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荅辭亦有脫
誤行何為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為踽踽涼涼亦是問辭
而無荅辭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闢然媚于世
也者是鄉愿也是荅何如斯可謂鄉愿矣之辭集註謂
鄉愿說狂者曰何用是嚶嚶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
古之人耶又說獯者曰何必踽踽涼涼而無所親厚哉

且鄉愿是同流合汚之人又何說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度之狂獩自是一章鄉愿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論衡曰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駕下猶不肖哉不肖駕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愿也鄉愿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蘇文忠公集云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于中庸邪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愿也惡其似也貢受軒曰鄉愿所以見絕于聖門只為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只陪奉世界縱做到無非無刺人皆信之其病痛愈深不可救藥與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包藏得一肚子穢惡盜名欺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為性命漢精神只向裏面打疊自成道更何暇去照管人耶鄒東廓曰古之狂者嘐嘐勝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頌為狂以進取不頌為愿以媚世

正論云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
耻鄉愿之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孟
軻不可得也 金陵荅問一友問鄉愿忠信廉潔以媚
君子同流合污以媚小人所以見惡于聖人澹園曰君
子小人决無兼悅之理李漸庵先生言真忠信廉潔非
具眼者不知而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愿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正其同流合污處也後世知道者少不幸
染其習而不悟則莊生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
害可勝言哉 口義云鄉愿分明以中行自任想當時
之人亦以鄉愿為中行故萬章因論中行狂狷而併問
及之中行之人不狂不狷道不違俗鄉愿亦不狂不狷道
不違俗但中行之道不違俗是理得於心從心上變化出
來此理無所不通與人不相違所謂天下之達道也鄉愿
認人情合處便是道故與世低昂以求合乎人情外面分
明近似而實非有得於心者故迹愈似而道愈非以其發
乎私情而不本乎吾心之理故也此量斬截道之根原故
為害道賊德而孔子惡之 堯舜之道亦無舉無刺同流
合污亦衆皆悅之鄉愿只增得一箇似字堯舜之道裡面
做出鄉愿之道外面竊來一箇是德一箇是賊故曰德
之賊也 邪正不兩立邪勝則必害正如莠與苗並植

莠必盛紫朱同器紫必勝佞利與信義並陳佞利必行
鄭聲與雅樂並作則聽鄭聲者必多矣故鄉愿亂德聖
人安得而不深惡之 周官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
偽言者有禁偽行者有誅此反經之教也當時道德一
而風俗同此經正則庶民與也故孟子論辨異闢邪之
要而歸宿於此 講錄云鄉愿是懲狂獯之齟齬於世
而自立一等行狀者故譏狂之言如此譏獯之言又如此
譏狂則必不為狂譏獯則必不為獯故闔闔然閉藏退
縮不敢出一忤人之言不敢行一矯俗之事只專為媚
悅以取容於世是以謂之鄉愿也 宋林逋省心詮要

云以忠沽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
沽名者污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鈎名之具也有一於
此鄉愿之徒又何足取哉 王文成公年譜請問鄉愿
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
污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窺其心乃知
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
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
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
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闕畧事情而行常不
掩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

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真也雖有所得終正於狂曾子中行之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藝文類稿云鄉愿者竊堯舜之似以亂其真其忠信堯舜之忠信也其廉潔堯舜之廉潔也然非有忠信廉潔之心也竊忠信廉

潔之似而已竊其似以自居而至於無可非無可刺竊其似以施諸人而能同流合污以通乎人情愈非愈似愈非 講錄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愿的本色自以為是鄉愿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全在此若不自是而有悔悟之機則亦可與入道矣 淮南子曰夫物之相類者世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藳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徐幹中論曰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

論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
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
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聖人之真也各兼說持論誣謹
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
得亡憊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
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
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
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
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愈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
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詩

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
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
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其大抵
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
必收名則不益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
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疚於內形勞於外然其智
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
聲氣足以飭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
而如正考其所由来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
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

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
才之徒咸拜手而賀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
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盖如此乎荀
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
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
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
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
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
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
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廣弘明集云棄實歆者

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執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
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牀
與蘆蕪類質達方者辯其容狗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
分其性講錄云惡似而非是總語以下皆似而非者
惡莠惡佞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亦輕歸重在惡鄉愿鄉
原之亂德不惟自己不可入克舜之道且將率天下之
人而皆為堯舜之賊矣孔子之深惡痛絕也有以夫
大全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
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
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說狂

者故不狂又譏狃者故不狃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程子曰佞者才智之稱利口者辨詐之名佞者慧而黠其言巧攻之而無以破其說也故不正而亂義利口者便而捷其言多覈之而無以得其情也故不實而亂信中玄問辨錄云問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鄉愿何以亂德曰黜堊殊形高深異致則人得而辨之可辨則何能亂惟夫非忠信而似忠信則人以為忠信斯亂忠信矣非廉潔而似廉潔則人以為廉潔斯亂廉潔矣闒然媚於世則人不知其非而崇尚者多矣故亂德故可惡也曰今之為士者何如曰上焉者學於鄉愿其下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者而已矣曰何乃至是曰如此者則為厚德為善宦則達不如此者則為剛方為拂衆則滯是故梯突染而士無學脂韋習而官無政士無學故節義不興官無政故紀綱不振於是乎上下支吾彼此推委苟倖無事偷安自便無復忠君憂國之心倘值時勢危疑卒有大事則皆束手旁觀誰任匡扶之託此有識之上所以寒心而長慮者也曰然則世無君子乎曰何為其然也

有之但必不諧於世故君子之道鮮矣 講錄云君子
反經經即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
異端邪說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
上發明之復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是非曉然明白
人人便知所適從而日歸於中正日入於真醇邪慝若
鄉原之類皆無所容於世自然絕無了故轉移世道者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也 孟子測曰何謂君子反
經而經正也經正也者孔子所謂中道也君子者狂狷
之士志於道者也狂取於獯則損其過狷取於狂則益
其不及而合復乎中道也中道也者常道也天地之常
經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民皆興
於善而各得乎心之同然者也何謂廢民興斯無邪慝
也民罔非中而邪慝者皆化而為中邪慝無所容於其
間也夫何憂乎鄉原

○由堯舜至於湯

講錄云此章是孟子任道統之意五百有餘歲大約世
數如此或有不齊處亦不必泥也見知聞知不平看重
在見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
倡之者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知者歷歷傳之於後是以

有聞知者繩繩嗣乎其前矣見知聞知不必取徵於書
傳書傳所紀者有限聖賢所知者無窮也 石渠意見
補缺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為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
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
之辭猶言豈無也蓋孟子之意以為孔門弟子速肖者
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
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
言表及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
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可謂
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為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中玄問辨錄云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聖人者出必
有見而知之者衍之於前而後聞而知之者得以承之
於後蓋振古如斯也然堯舜至湯湯至文文至孔皆五
百有餘歲焉惟皆先有見而知之者故後聖得以聞而
知之也今也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百餘歲
之遠况鄒魯相去又甚近其矩範有存焉又不止於世
之未遠而已也然固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有
聞而知之者爾乎蓋謂見知之必有而吾之聞知為尤

近也其前後文義亦自明白曰林氏云孔子至今時未
遠鄒魯相去又甚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
百有餘歲又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說何如曰若然是
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
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
乃言世之未遠可也而又言屢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
不然也翼疏耿天臺曰孟子叙堯舜禹臯湯文伊虺
孔子見知聞知不知所知何事如今博士家所箋註云
此姑無論如世稱有悟自負為知者不可指數乃孟子
二下五百年間所許知者僅一二三人而止何耶今吾

輩自省於此知耶未耶若於此未知可也耶不可也耶
黃氏曰抄云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
嚮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
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
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
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
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
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
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
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矣通考仁山金氏曰

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未凡四百五十三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二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二年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二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滅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矣原旨云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為非有見之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於後此說非是觀孟子之言前只云某是見知某是聞知是論道統一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已無見知其脉已斷了則後世已

諒無聞知也語意只是如此朱子解之亦只是如此非
謂聞知者必專待於見知以故之也若正論聖人道統
之傳則湯豈有舍堯舜而先聞於禹臯陶文王豈有舍
湯而先聞於伊虺孔子豈有舍文王而先聞於太公望
散宜生耶而孔子又豈必待大公望散宜生以故其傳耶
觀此則可見矣元史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
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
其利也濂洛閩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
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
其元顏子其亨乎子思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

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
也然則可以終無歸哉魏菴綠野書院記開中有大
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於時君子以其德
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於孔子卒五百歲而道一傳
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謙而其自任之意亦
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
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
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
至於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
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

則其人士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

經苑卷之四十

經言枝指後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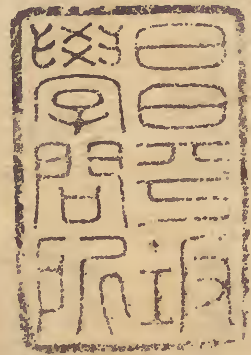
蓋追玄象者隸首之算不能窮量
蒼祕者堅亥之步不能竟顯示象
形猶難測度况夫孔曾思孟四藉
苞絡五經翰轅諸子道德崇深只
籠蓋載而訓釋義儉著察云寡將

翼大教寧絕名言錫玄陳子負五
竹俱下之資具一見不忘之質析
義解顧飛辯折角公車多暇因而
斐然于是繹其前聞廣以新見紫
臺祕簡綠帙竒文集幃殘編鏡山
逆迤莫不加以鉛黃登其粹美引

得是書也竹殆可頓搜百氏家藏
丘索之書坐聆微言人擅約綸之
譽遠期取益身心近亦微榮青紫
列在鴻都固其宜矣貽譏書麓豈
其然乎敬於錫玄辱有披襟之素
簾識載筆之旨而人謝子雲敢當

玄晏聊綴言於末簡比用藉於白
茅
萬曆甲寅七月布衣陳以教仲儒
教

嚴澤道普書



文政文庫

